

新中華叢書

抗戰史料彙刊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蔡汝霖撰述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(1312)

抗戰史料彙刊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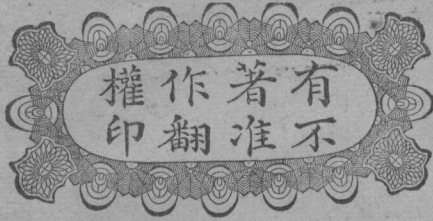
蔡汝霖撰述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

新中華叢書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 (全一冊)

◎ 定價 國幣 一元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撰述者 蔡汝霖

發行人 姚戟楯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序一

予於去秋由衡脫險，隻身抵郴後，自願任務未遂，而妻孥亦不知所往，於國於家，愧無以釋；中心抑鬱，匪可言喻！原擬稍事調養，告假西行，又蒙薛長官伯陵提攜，命充新二十師參謀長職。身既許國，何敢顧私，遂赴湘南，新田到差未幾，遇老友劉啓超君，亦來同師政治部工作，舊雨欣逢，彼此過從益密。常與縱談衡陽保衛戰經過情形，劉君每以泐成專書相懇，余以謏陋不文，未有應也。嗣以劉君之鼓勵督促愈勤，乃稍稍追錄前事，日久既具顛末，輒由劉君子以整理潤色成章而成是篇，以供國人注意衡陽之戰事與將來編訂抗戰史蹟者有所取資焉。微劉君之力，余決不能撰成是書，此則不能不於此深致謝忱者。惟余以一介武夫，少習文事，益以督戰槍林彈雨之內，指揮戰雲彌漫之間，究不免限於見聞，蔽於耳目，致多少英勇事蹟，無法宣揚；雖經追憶增述，仍不免掛一漏萬之憾。但所敘咸爲當時處境事實，未敢虛構一語，痛定思痛，慨而陳之，知我罪我，均未遑計。敬祈黨國先進，各方袍澤，幸勿以明日黃花視之，而予以匡謬，幸甚幸甚！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蔡汝霖識於樂昌軍次

序二

倭寇於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，兇饒不可一世。自三十二年七月一日盟軍開始反攻後，軸心強盜，深感東西呼應不靈，尤以倭寇疲於奔命，且蘇聯陳兵西伯利亞，虎視三島，而在西南太平洋各重要島嶼，既被盟軍擊破，在中國南部之陸軍，形成甕中之鱉。因此倭民恐懼，反戰心理益亟，軍政各界，紛紛責難內閣。東條詞窮理絀，無法應付；為轉移國內外視聽，乃發動另一企圖，不惜卑躬屈節，獻媚蘇聯，延長倭蘇漁業協定，減輕北面威脅，抽調原駐屯東北防蘇之兵力十一個師團，集中武漢，企圖打通粵漢鐵路，濟海運之窮，準備撤退時之通道，並藉以鎮壓國內外民心士氣。遂於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大舉向我湘北進攻，六月二十三日進逼衡陽，而衡陽保衛戰亦於是日開始。此乃倭軍發動攻勢之大概原因也。

第十軍奉命保衛衡陽，余友蔡汝霖君奉命督戰。衡陽保衛四十七天之結果，不特開我國抗戰以來保衛戰最激烈支持時間最長久之第一次，其戰果更非既往戰役所及：（一）打倒倭國少壯軍人派強硬內閣之東條，影響及於倭國不安定之內政；（二）消滅倭寇三萬餘生力軍，減少續攻之力量；（三）

阻滯倭軍進攻之時間，我後方得以從容部署；（四）使敵不敢正視粵漢路，不得不轉移目標，延長戰綫，藉以分散敵人之兵力；（五）博得同盟國之好評，無形中提高我國國際地位。

總之，衡陽失守，關係戰略，與保衛衡陽本身無關，其在敵人之企圖與國際間情形之複雜，吾人不可不注意此次敵人進攻之原因而有所研究。如何研究？因本書限於保衛衡陽戰鬥及指揮官態度與士氣之描寫，恕不深談，惟希望國人對國際觀察，須放大眼光，從事實方面看清楚，勿過於主觀，免得上當！

蔡君係余老友，客冬奉派任新編第二十師參謀長，未幾余亦奉調同師政工，舊雨重逢，作數日談。衡陽守衛戰四十七天，蔡君身歷其境，且兼砲兵指揮官，全盤戰鬥，莫不了然；因而聆悉彼在當時之情形，與衡陽四十七日保衛戰詳細經過，幾聽不欲捨。如此富有革命精神具有歷史意義之談話，決不敢自私，余乃樂爲整理付梓，藉餉讀者。

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 劉啓超謹誌於粵樂昌栗門軍次

守城將領名錄

陸軍第十軍軍長

方先覺

參謀長

孫鳴玉

第三師師長

周慶祥

預備第十師師長

葛先才

第一九〇師師長

容有略

暫編第五四師師長

饒少偉

第九戰區派駐督戰官兼砲兵指揮官

蔡汝霖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 目錄

序一

序二

一 衡陽戰鬥前的兵力配備.....一

二 敵我戰法.....二一—二四

戰鬥開始 火攻 敵人聲東擊西 誘我出擊 五花八門 離間我軍

四面砲擊 攻氣

三 一般狀況.....一五—二九

在指揮所裏 生活情形 衡市上空 空中運輸 義民 缺乏兵員

糧彈 可憐的受傷者 希望援軍 一批俘虜

最後關頭.....三〇—三五

問題的討論 緊急會議

五 失望的尾聲……

不談援軍

城陷前夕

被難經過

脫險經過

二六—四三二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一 衡陽保衛戰前的兵力配備

第十軍奉命保衛衡陽，而所轄的兵力，計有預十師、一九〇師（新補充兵二千人）、五十四師之一團（原任務守飛機場）及戰車砲兵一營。余奉命到衡督戰，與方軍長先覺見面時，彼此寒暄後，即談及衡陽除一面臨江外，三面皆平地，無險可守，且無準備工事，前幾天看地形愈看愈覺應戒慎。旋偕同視察臨時準備工事，心更爲之悸！因念守城專恃砲兵，乃參詢本軍砲兵數量及口徑狀態如何？方說第十軍原有野戰砲十二門，已留守備長沙，你係砲兵出身，當能代想辦法。余答以除呈請配屬外，別無他策。是日正午忽據報有砲兵向邵陽方向進發，調查後知爲七十四軍砲兵營，方即擬代電派副官乘汽車前往交涉留衡作戰，惟因指揮系統不同，經幾度來往，均被拒絕。後呈請長官電令，始由濱陂橋返衡準備參戰。時四十六軍新十九師山砲一連，因留駐衡陽（該師原駐在衡已調廣西），飭令協同守城。此乃衡陽戰鬥前，兵力之大概情形也。

一 敵我戰法

戰鬥開始

六月中旬，敵陷長沙湘潭後，集其新由東北調來之兵力，竄經衡山，直逼衡陽。一個戰時湘南僅有的繁華都市，戰雲密布，殺氣騰騰，空氣頓呈緊張，似有鳥飛不下，獸鋌亡羣之象。我守城方軍長所率約四萬兵力，八面部署，決以一死保衛衡陽。我即協同美砲兵教官偵察砲兵陣地（後彼即返桂），惟苦於兵力不敷分配，第三師雖奉令參加，在湘潭尙未回衡，除西南西北外圍及江東岸一帶，予以少數兵力準備迎戰外，餘均以衡陽近郊爲中心並加強核心兵力，充實各種準備。二十三日午敵侵泉溪市，我五四師饒師長少偉率部奮勇迎擊。第三師正由湘潭向衡陽轉移途中，傍晚，泉溪市戰鬥愈激，一九〇師容師長有略，奉令率部由市區東渡，協同五四師阻擊五馬歸槽之敵。嗣轉戰至橡皮塘，敵一面由東洋渡搶渡，一面由大堡向市區合圍。此時第三師二團已趕來參戰，八團被阻於城外，幸美砲兵一營亦及時趕到，雖有二分之一被阻，未能加入戰鬥，但在江東岸經三晝夜激戰，打得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我對方軍長說：『一九〇師僅新補充新兵二千多人，五四師又只一團，另外一團在零陵，經此三天

激戰，戰鬥力仍很強悍，誠出人意表。」方說：「嘿！你看我這邊的兵，在陣地上如同釘子釘住一樣，整日在砲火之下，動也不動，纔真強呢！」正說話間，忽得電話報告，江東岸五四師二營失了連絡，此後五四師僅留步兵一營與少數直屬部隊而已！我笑着說：「五四師好比一個老頭帶着一個孫子，兒子死了，媳婦更不要談，但是這位老頭，確是老當益壯，而對守衡陽的供獻並不亞於其他各師。」

在開始部署時，已料定敵人攻擊點，必選定西南地區。方軍長曾對我指示說：西南地區，特別注意。我因砲兵數量過少，凡預期敵攻擊點，均須用全城砲火方能勝任，不可首先以砲兵主力指着這方向。戰鬥開始時，各部隊均以私人感情多紛紛向余要求準備砲兵火力，各說所守陣地之重要。容饒兩師長均係余老同事，余以砲兵指揮官地位，祇能顧及全盤，決不能以私人感情有所偏袒。在電話震耳欲聾，舌敝唇焦之下，又不得不予以振奮，祇好說，砲兵乃以挫敵銳氣，達成最後任務爲目的，無論那方面來，決以多數量砲火使敵聞聲即止，請放心……

當時敵人的確銳不可當，我江東岸阻敵銳氣已達，遂將容饒兩師長所部由西岸砲兵掩護，於滿天星斗，曉風習習之際，撤至市區。敵因衡陽包圍已成，隨集中兵力猛攻五桂嶺（葛師長陣地），槍砲齊發，彈落如雨，企圖一鼓作氣，攻下衡陽。方軍長早已判知敵人之企圖，欲阻其猛攻，必須高級指揮所

接近第一綫。爲發揚砲兵威力及振作士氣計，遂設軍及砲兵指揮所於五桂嶺之湘桂路局，一同坐鎮前驅，靜以待敵，激戰數日之久。敵人不拘手段與方式，其每次攻擊約達十餘小時，前仆後繼，均被我猛烈之砲火與步兵沉着之手榴彈，俟敵進入我陣地前予以合力打擊。當時槍聲手榴彈聲均被大砲聲所掩蔽，誠如唱戲的武場，只聞一片殺聲，戰鬥之慘烈爲從來所未有。這場血戰，敵暴尸重疊，不下千餘具。我以督戰官之地位電慰葛帥長說：『如此惡戰，殺敵特多，你太不客氣了。』他答覆說：『他要我們的命，我肯輕饒他嗎？』（一笑）敵銳氣既挫，猛攻遂告終止。余時笑謂方軍長說：『兵法云：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」攻者本爲主動，守者爲被動，今則適相反：敵人此次攻擊方向，早爲軍長所預料，且工事堅強，火力旺盛，又係我精銳部隊所守備，敵人行動，均被我方控制，無異敵人亦歸軍長指揮。如此蠢笨之敵，殊令人可笑。』方軍長聞余語，怡然微笑，並說：『如此說來，我乃司命之神了。』其時在旁邊的孫參謀長鳴玉，亦興奮地說：『敵猛攻三天不下，銳氣大挫，衡市更固若金湯，且我們已殺了一個不堅守陣地的營長，士氣大振，保險衡陽已不要緊了。因選擇指揮所的位置時，即注意迎敵而制敵的這一點，纔能收獲這樣的戰果。』余因欲遂督戰工作，又要指揮砲兵，所以砲兵指揮所始終隨同軍部行動。爲了針對敵人的第二步新攻勢，我們又把指揮所遷移到城內中央銀行的防空洞裏。

火攻

敵苦於首次攻擊的失敗，乃改變其詭計，施行火攻。遂以飛機投擲大批燃燒彈，每日軋軋的飛機聲與隆隆的砲聲，上下呼應，震破了天空。燃燒彈落下，大火熊熊，萬丈紅光，全城化為火海，尤以房屋坍塌與生靈塗炭，極盡人間慘狀。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下，孫參謀長東奔西跑，指示着救火；顧此失彼，火勢蔓延。但我們仍在中行門前站着，看輸送部隊與砲兵的馬匹紛紛向未發火的地方遷移。在非常緊急時，忽有敵砲彈正落在我們面前，幸未爆炸。地面聲音嘈雜，鬧得不能聽見天空的敵機聲。突然又投來了一個燃燒彈。假如是爆炸彈，我們早已成爲肉醬，皇天有眼，趕快跑入防空洞。誰都知道，這是敵人陰謀，用火來燬滅我們的戰鬥員和糧彈。本來事先就準備了一種唯一的對策，就是使用隔火手段，每隔一幢屋，自動拆除一部份，使屋與屋脫節，火力不能擴大，易加撲救，則建築物尙能倖存一部份。但是城內的消防隊早已隨着市政府撤退了，而戰鬥員兵各有任務，不能抽調；又無救火工具，且不忍自毀民房，計劃僅是計劃而已。所幸彈藥原已置於防空洞內，尙無顧慮；糧秣則爲權宜計，嚴令各部搶運置於空地或馬路中間，並掘挖臨時地溝，盡量窖藏，縱中敵彈，損失亦是有限。至我們的住所，隨着火勢的蔓

延在一定區域內東西搬移，一夜之間搬了四五次。彭高麥克負說：『我們這是流亡政府。』我說：『這比看火燒紅蓮寺好的多。』說得大家啼笑皆非。唯一是希望快點燒完，免得斷續不盡，使人悶塞透不過氣來。我們雖然作了火城中的流亡者，而精神的興奮，同仇敵愾的心理，更百倍疇昔。乃將中行防空洞及連洞的三間樓房週圍救護保留，作為固定指揮所，行內地下室則為我的砲兵指揮所。可見敵人僅能燬滅我們的物質，決不能摧毀我們的精神，今天是如此，日後還是如此……

委座知道衡陽被燒，關懷着戰士們的住宿，來電指示說：『要利用已炸之木板，搭蓋棚屋，用破門板作上蓋，用碎磚作牆，既能避風雨日光，又能防炸彈的破片，切不要讓士兵們露宿。』在懇切的訓示之下，我們就這樣的又重新建設着衡陽。

敵人聲東擊西

敵人於三日大攻後，突然停止了進襲。站在雁峯寺上，可以遙遙看到江東岸一帶的敵人，忙於捆紮木板及汽車內胎，集結渡河材料，似有渡河的模樣，企圖吸引我各方守備部隊，加強於沿江一帶，再由他處乘隙進攻。在這種靜寂的空氣中，形勢上却顯得非常緊張，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各方的電話

紛紛報告，敵人似欲實行強渡了。但是，我們却非常的懷疑，軍事的行動如疾風迅雷，秘密靜肅，這是軍家必守的原則，敵人要強渡，爲什麼還彰明較著告訴我們呢？經過這一番研究之後，我們判斷敵人是別有用意。遂令各部冷靜的注視，嚴密的防範，尤須注意敵人夜間行動，靜以觀變；毋因敵之不攻，而稍忽略；全恃我之戒慎，不可攻。等待一兩日的結果，敵人的強渡毫無消息。以各方不斷的攻擊事實證明，敵人陰謀轉移我們的視線，想利用聲東擊西的慣技，可是又失敗了。

誘我出擊

敵人企圖轉移我們的視線失敗以後，接着而來的戰法，是偽裝退却，誘我出擊。在七月中旬前後，敵原配備在西南地區的砲兵，撤至江東岸，在西北地區的砲兵撤過草河，並在耒河及草河各架浮橋一座。砲兵過河後，即在東車站及望城坳一帶佔領陣地。傍晚，所有輜重騾馬及大批偽裝部隊，燈籠火把，旗鼓聲張，分兩路過耒河，並在江東岸及歐家町、望城坳等地縱火燃燒。未幾即聞望城坳一帶步槍機槍聲並作，好像已與我援軍接觸了；至次晨，四面寂然無聲，又好似西綫無戰事，敵已退却完竣的模樣。我各方守軍爲此情況蒙蔽，紛紛要求出擊。當派人偵察，則僅有少數敵人。我們的指揮所對此

情況首則驚笑，繼則懷疑，始終未敢輕舉。因為敵人撤退縱火，以表示集合地點及通過路線，雖為敵人撤退之慣例；但人聲嘈雜，大張旗鼓，則為軍家所最忌。若別無用意，決不致如此。在西北一帶，我方並無援軍到達，八團雖在該地帶集結待命，但因兵力單薄，絕不能與敵人以致命打擊。兵法云：『利而誘之，亂而取之。』不可不慎。且外圍尚有少數敵人，更不能輕易出擊。我們研究到這裏，方軍長說：『假如我們能有一團多餘的兵力，決不如此輕易放鬆敵人，但現在守城的兵力尚不敷分配，奈何！』我當時說敵人詭計多端，不可不慎重將事。方軍長很同意，遂決定不出擊。當時後方謠傳敵人已退却，各處鳴炮慶祝，恐即因此誤會。方對我說：『我們不出擊則可，但彼此均不必向上報，你以為如何？』我當答以決不能報。假若上峯對此情況不明瞭，一時判斷不正確，反誤戎機。大家領首默然！

兩天後，長官忽來電追詢敵人由草河架浮橋撤退的情形。而方軍長以為是我所報，提出質問。我答覆並未報告，究不知此電的原因何在。孫參謀長當時大不以為然，並說難道長官還派有諜報人員在此不成，態度非常難看；因為我是長官派來的督戰官，有話亦無法聲明，是以不歡而散！

敵潛伏外圍，偽裝退却，誘我出擊，到了第三師八團由外圍望城坳一帶打進城來這才證明。方軍長說：『敵人調虎離山的劣技又完了。』

五花八門

敵人用盡各種方法攻擊，均遭失敗，乃用平射砲破壞我方工事，且誘我砲兵還擊，其目的，企圖消耗我之彈藥。當時我們深知被圍核心，砲彈即生命，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還擊；但各守軍紛紛電話要求予以砲彈壓制，以阻敵人火力。預十師張副師長越羣在電話中大聲疾呼：『你不是砲兵指揮官嗎？你把砲留着幹什麼？有好目標爲什麼不打？』我的答覆是：『砲彈沒有來源，靠空運無異杯水車薪，祇能留到最後一擊，否則全城即無法保衛。若敵真攻的時候，自然會集中火力，用最大的速度發射，粉碎敵人，毫無疑義。現在，你們是在火綫上，所見到的全是敵人，如果發現敵人就打，砲彈打完了，到了緊急關頭，又怎麼辦？須知砲兵是守城的預備隊，決戰的主力軍，不到必要時機決不使用，即等於我們有限制的錢不亂買東西吃，祇留着肚子餓了吃飯時再用的道理一樣。』各師要求砲兵發射的時候，都照這樣的解釋一番。方軍長也很贊成我的意見，他說：『你當砲兵指揮官最適當，因爲以我每次作戰經驗來說，若砲兵有求必應，向某陣地多打幾發，向某陣地少打幾發的話，那結果非打官司不可。尤其以你這督戰官的資格，兼砲兵指揮官，他們對你當然要客氣一點。』十軍砲兵營張營長作祥因敵猛攻

一夜，發射了一千七百發砲彈，我頗不滿，當用電話責詢：『你的砲怎麼打的，砲彈打光了，怎麼辦？』張營長說：『不打不行，（我心裏知道如不用猛烈砲火射擊，真支持不住）』葛師長在這裏逼着打。』我對方軍長說：『這如同飯到口，錢到手，不能無節制。』即下令給各砲兵營，連凡砲兵射擊，每天每連只準十發，行制壓射擊，否則必須預先報告指揮官，然後才准發射。在一天早上，觀測所報告有似敵軍官數人，站在城外高地用望遠鏡向城內望，是否要打？我說這一定是敵高級指揮官，趕快射擊……砲兵隨射幾發，當時看到有似受傷者幾人圍護，繼則抬走，後見報載，始知係將敵師團長打死了。又七十四軍砲兵營用砲一門向那在江東飛機場行將降落之敵機射擊，結果被毀一架。所以敵人的砲兵，雖用盡誘我發射虛耗彈藥的手段，我仍不還擊，而在我們數發砲彈，仍能送敵師團長之命，並毀飛機一架。敵人在無可奈何之中，遂採用突擊手段蠶食的方式，逐步前進；但我軍利用了所構築的層層木柵及其工事，好像銅牆鐵壁，無法突破。每到黃昏時，敵首先用飛機擾亂，繼之即以步砲聯合，有時施放毒氣進攻，但每至擊毀木柵時，天即拂曉，而我機即已飛來助戰，敵人的攻勢又被迫停止，我守軍馬上又將擊破的工事修復。如此，敵人每進一次，必傷亡二三百人不等。一寸山河一滴血，我們天天是這樣堅強地保衛着衡陽的。

離間我軍

敵人黔驢技窮，最後又玩一套把戲，是散發傳單，實行離間策略。在七月中旬的某日，敵機散下了雪片似的傳單，上云：『能征善守的第十軍諸將士，任務已達成，這是湖南人固有的頑強性格；可惜你們命運不好，援軍不能前進，諸君命在旦夕！但能加入和平軍，決不以敵對行爲對待。皇軍志在消滅美空軍。』夾着傳單而散下的，另外就是十元鈔票大小的歸來證。敵人想利用我援軍不能進攻的事實，來煽動引誘離間，渙散我們的軍心，消滅我們的抵抗力；而我們的對策，是下令焚燒傳單，同那撒下的歸來證。苦鬥苦戰與衡陽共存亡，來爭取中華民族的光榮，與世界對我們的榮譽。

四面砲擊

戰鬥到了很多天，敵知我缺乏砲彈，不隨便還擊，乃集中其四面砲兵，向我陣地射擊。他一天發射的砲彈，比我們守四十多天的砲彈消耗多，城內官兵傷亡大多。是吃敵砲兵的虧。起初無法應付，爾後知敵砲發射時，他步兵不前進，因此得了血的教訓。後來在敵砲發射時，我步兵即鑽入掩蔽部內不理；

待他發射停止，纔出掩蔽部，適當敵攻至我步兵陣地前，正好拿手榴彈投擲，敵在木柵外，使他一個不能退回去。有時我步兵利用這機會出擊，使他有所戒懼，知道老虎頭上不能來抓癢。有一次，輜重團一個伙仗，只知隨着向前衝，那知跑過了，左右一看，全是敵人；敵人一看他是個徒手兵，以爲是投過去的，給了他一枝槍，住了一天，乘敵又攻我打在一起時，他又跑回來。問他爲什麼跑過去，他說：『以爲是我們的人。』他本專管作飯，因人缺乏，用他補守陣地，但是吃了敵人兩餐飯，拿回一枝槍，亦不蝕本。這個趣聞傳到軍部，大家笑的肚子痛，我特別將他的名字記下來，可是現在又忘了。

敵砲這樣猛烈，陣地雖仍堅固，人員傷亡當所不免，而制壓他的辦法，當然是砲兵的任務。砲兵彈藥缺乏，就只好拿我空軍炸彈代替。但是我空軍一到，他就停止發射，我機又不能發現他的位置。長官事先派來的美陸空聯絡班，見城將包圍，就暗地走了；專靠地面布板信號，規定有限，又不能完全將目標指示給空軍知道。城內狹小，選一通信袋鉤取位置，亦不可能。利用砲兵彈着指示：野山砲須羣射（一次四發），而飛行路綫，飛到位置，砲兵發射時間，非極適當，不能看見彈着。砲空本身，既無這研究，又無事先協定；設拿砲彈試試看，寶貴的砲彈，又怕飛機看不見，倒反蝕了本。實是左右爲難。最後研究，利用地圖座標，用無線電將『X』多少『Y』多少，通知空軍司令部，再轉給空軍，較爲妥善。而衡陽市

區地圖是五千分之一，又與空軍所用不合比例。敵砲兵陣地位置，我們明明白白，如果有幾十個炸彈，可全部將他殲滅。我雖受過一年多砲兵協力機的訓練，結果想盡了方法，白着急，可見『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』學識與工具同樣重要，只好仍拿血肉來拚他的砲彈，支持時間待援。

攻氣

敵見攻城時間已久，仍不能下，乃運用我們祖宗遺傳的古代兵法：孫子云：『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，』與『守城不能專守陣地，仍要振作士氣』這兩原則。我守兵每夜因敵機轟炸，既已不能安睡，而又接到空軍通知，敵在長沙已準備降落傘部隊，特須注意，所以晚上再加上一個對空監視及對空警戒（現在想起來敵是一種烟幕）守城兵原爲二公尺間隔一個，因傷亡過衆，已變成幾十公尺間隔一個，敵在不常攻的北門，乘每夜守兵睜大圓眼監視敵人稍一閉眼之際，即偷偷摸摸，幾十人爬進城來，利用老縣政府殘餘破房樞，構築工事，被我們發覺，亂打一陣槍。當時臨時對策，方軍長雖決定將縣府以北放棄不要，從新佈署。對軍務處處長李文祺及搜索營營長發出堅決的口頭命令：『限你們一夜完成這段木柵工事，否則天明不要見我。』那知處內雜兵工人，早已派往前綫，作工的那裏有人，城內

已成一片瓦礫，北門到江邊到處有路可通。又令砲兵向其破壞，砲兵僅剩了野砲，及準備破壞火砲的砲彈。發且彈道低深，陳營長將砲拉來拉去，發射不出去。電知空軍來炸，又緩不濟急。各方聽城內亂打槍，氣爲之一洩；敵又三面猛攻，電話不通了，勉強支持了一天，城內到處發現敵人，衡陽這才完了。

三 一般狀況

在指揮所裏

戰爭開始時，我們的指揮所是設在湘桂路局的防空洞裏；隨着戰況的轉變，三天後即搬到城內中央銀行爲着步砲協同的密切，我始終沒有離開方軍長及軍參謀長的行動。敵機不來，我們在殘餘的樓上，敵機一到，即趕快下樓入防空洞。有時你若稍一閉眼，敵機到了頭上，下樓來都不及。對敵機識別的是空軍陳分隊長榮祥，他雖然一見機形及一聞機聲即能辨別，但也有時說：『敵機敵機……』大家將跑下樓，他又說：『我機……』大家又跑回來的幾次誤會。洞內也是沙發桌椅，若不是熱天，倒也舒適。站在洞上，白天亦可看看全城，如同古老的羅馬。晚上月光照耀，又像薛李嘆月。市民醫院告緊，爲着指揮的便利，我們臨時又常常到華岳寺原來省防空司令部所構築的防空洞裏。該洞計有預十師師部砲兵營營部各電話總機，及無線電台，擁擠不堪。洞裏的燈光，如同白日，好似行駛長江輪船上的統艙一樣，各高級都分一席鋪位。我因兼任砲兵指揮，故與砲兵營張營長同宿一處，方軍長、孫參謀長則與葛師長先才鄰近。敵機轟炸時，如雷擊頂，更像輪船遇到大波浪，燈光全被震熄，而洞裏的人們，

因空氣不流通，亦被窒息得呼吸不靈；後來過慣了，也就不算一回事。

生活情形

生活方面，因戰鬥的緊張，大家都注意到軍事，而生活並不覺得怎樣。剛開始時，照例的還是吃着鷄鴨豬肉之類東西。吃是儘管吃，大家糊糊塗塗，食而不知其味。這並非心不在焉；全副精神，灌注到作戰去了。但不知何時不見了那些豐富食料，而易以一碗大魚，怎麼不見鷄鴨而儘食大魚呢？似乎發生了疑問。啊！戰事已經十餘天了，那些美味已經食盡，這些魚還是敵人炸彈落在水塘裏，震死了所檢來的無辜生命，拿來代替鷄鴨，而為我們的食料。謝謝，這是倭軍的貢獻！但是池塘少，魚也有限，炊事兵們又漸漸找了些代用品——油炸花生米與黃豆。久而久之，連這些東西也羅掘俱窮，漸漸的變成了白鹽和開水；同時，機米洋麵也換上了灰糠與糙米，苦吧？並不覺得。

天氣益熱，蒼蠅亦應時而生。初則僅有少數的在空中活動，其聲如笛，在百無聊賴中，尚感有趣。久之，由少而多，由小而大，且換上了綠頭，密集的向我們威脅；假如用手向空間一撈，保險有十個或八個落網，若非身受者，誰會相信！織之更與我們爭食，因此，指揮所裏四人吃飯，到需要六人趕蒼蠅。與敵人

鬥爭，還得與蒼蠅鬥爭，天之造物，何以作孽至此！一天，配屬在衡城七十四軍砲兵營 陳營長用電話來告，說他們從一個未逃走的老婆婆那裏買來了全城僅存的一只豬，除了奉送軍長三斤外，並請我前往營部午餐。這次我才真真嘗出了猪肉味道的鮮美。物以稀爲貴，孔老夫子三月不知肉味，究不知其感覺如何？另外爲吃菜，又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，第三師的一位副官，冒險跑到草河牽牛，於歸途中被流彈打死。大家一方面悲悼着爲牛而犧牲的同志，一方面把這頭黃牛大家攤，指揮所就分到了一些雜糧。人類是爲生存而奮鬥，犧牲自己，成全他人，這個副官到是現代青年的模範。

晝長夜短，睡眠不足，一日兩餐粗米飯，腹內常感空空如也。沒奈何爲着充實饑腸，祇好跑到容饒兩師長處打油蹟（游擊）。有時吃到馬肉，有時也是吃的豆醬花生，真是不亦樂乎。空軍陳分隊長知道這事，曾對我說：『你真有辦法。』（因爲他是作客，肚子餓了不好講，又無熟識人。在戰鬥開始，他所駕的飛機機械發生故障，降落在敵我陣地之間，搶救進城的。）說完，不覺相視而笑。

保衛衡陽戰的當中，除了彈藥食糧最寶貴而外，紙烟更爲珍品。方軍長對紙烟頗爲嗜好，戰鬥開始時，他常把紙烟當作禮品，隨便送人；以後慢慢緊縮，只是自己個人吸，而且把一枝烟分作兩次吸。到最後，幸有聰明的衛士們將陸續所拾得的烟頭，去其紙而得其烟，送給軍長，吸之倍覺芬芳。有一次，陳

分隊長和同事，由飛機丟下通信袋，夾着幾包烟送給他吸，他就轉送方軍長五包，我也分得五枝。其快樂，甚如發了一筆洋財。但我們在這百物來源斷絕的孤城中，物質生活雖然受着困難，精神生活却仍然痛快得很。死裏求生，這是人生最光榮的一頁。

衡市上空

衡陽四十七日保衛戰，固然由於將士用命，浴血苦鬥的結果；但我機英勇助戰，也是不可磨滅的功績。每於晨曦初露，即見我機翱翔於衡市上空，突破敵人高射砲的火網，低空飛行，用機槍與炸彈掩護我援軍向市內攻擊，軋軋的機聲，籠罩着全市，使敵人聞聲即埋頭鑽入戰壕，如死狗一般。敵機更不敢接近，似小鷄遇鷹，惟恐逃避不及。我守軍官兵聽慣了敵我機聲，稱我機爲汽油車，叫敵機是木炭車，一個是聞聲即到，一個是到了就跑，假如狹道相逢，正如老鼠遇貓，嚇得敵機亂竄，非被擊傷不可。所以敵機除了黑夜竄到衡市，如孫悟空大鬧天宮無人敢問外，白天簡直不敢出頭。我們在防空洞裏，每夜常聞轟轟不斷的炸聲，震動了每個人的頭頂；有時甯靜一刻，但恐敵機見天未明，也許再來一次交響曲，根本無法休息。悶在防空洞裏，天氣又熱，扇不停搖，汗仍如雨下，苦吧！不敢說。敵機來去，好比學

校教官授課一樣，有一定的時間，就好比火車行駛，決不誤點。對市區殘酷倍至，但對我第一綫則毫無辦法，因敵我距離近，分不出敵我，不敢動手。人類的魔鬼，可憐而又可恨！

空中運輸

人不吃飯尚可支持一、二天，槍砲不吃飯，則馬上不能動作，部隊指揮官最感苦悶的，無過於彈藥缺乏。既往會戰，已有不少的事實，尤以衡陽保衛戰，四面交通斷絕，更感困難，唯一的辦法就是空運。所以迭電層峯，請求以飛機運送。回電准如所請，但顧慮着中途的障礙，運送多在夜間。每於黑夜朦朧中，把彈藥誤投敵方，事已屢見不鮮。爲挽救萬一計，當在衡陽市中心，豎立約十公尺直徑圓燈一週，作爲投擲彈藥的標幟。故於夜間聞機聲時，咸側耳仰面偵察是否我們的運輸機到了，馬上燃燈指示投擲位置。結果誤認敵機爲我機，反被照中目標投了大批炸彈。次晚聞到機聲，大家的心情憂喜交織：喜的是希望我機多送彈藥，憂的是恐敵機光臨，照中位置再來投彈，因此不敢點燈。運輸機在空中轉了很久，又回去了，大家急得沒有辦法，電請轉知飛機，到衡陽上空時，先發信號，俟點燈後再投擲。這夜飛機來了，信號槍也發了，我們點燈，而敵方已知我點燈的用意，照樣也點燈。飛機辨別不出敵我來，又未把

運來的彈藥和物品投下。不但空喜一場，而且都氣得話亦說不出來。又電話改爲白天運送，亦蒙照准。但有時由高空投下來的東西，誤落敵方，砲彈雖敵人拾了不能利用，但是我們眼巴巴的望到這東西而沒法得到，心中的惱恨焦急，真不可名狀。還有每束砲彈投下時，其中均夾着香烟，我們親眼看着敵人興高彩烈的搶去吸着，簡直把我們頭都氣腫了。每次當我運輸機到達衡陽上空時，似白球的包裹，大大小小，從半空中飛下來，莫不心裏砰砰跳動，擔憂着有限的彈藥，又落到敵人的陣地。事實確是如此，除我們所得的約一半而外，都周濟了敵人和落在塞不滿的湘江中，痛惜之至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我們究有何辦法呢？祇好再電上峯，請轉飭空運人員注意。第二次我們的運輸機又來了，在市空盤旋一週後，逕飛往敵方陣地，把一包包的東西投給敵人。大家氣憤不過，其時方軍長情急之餘，指着空中的飛機大罵：『這個飛行員不是漢奸是什麼？』罵聲尙未了，見敵人陣地轟轟隆隆的炸彈爆炸聲，如春雷震動，大家才都轉憂爲喜的大笑起來，而敵人也上了一次大當！

五四師饒師長來電話建議，衡市南北長，東西狹，如夜間運送，應在華嶽寺山上及草河塔上各置一燈，以爲投擲方向；投擲時並且要利用風向，東南風稍偏東，西北風稍偏西。但是用盡了心機，投擲的結果，即令投準了，也往往因傘張不開，或砲彈變形不能使用，總不能達到理想的那樣圓滿。後來不是

說因氣候關係不能來，就是說發生了什麼故障，在中途停止。每入黃昏，都似青年初戀時等候愛人的情緒，渴望着運送機的來臨。有一天電報上指示着說，當天晚上有大批飛機送彈藥來；結果，等了一夜不見飛機的蹤跡，失望幾乎使人流出眼淚來，均感到沉痛而且氣憤。次日又接到電報說，已送來了多噸的彈藥，並說：因爲不慎，一位美國軍士隨着砲彈下墜，囑即查明是否落在衡陽市區。大家瞠目相對，不覺有『白天見鬼』之慨。是晚，方軍長又拍電報與李副總司令，請求設法接濟彈藥，得覆電云：『已令四十六軍押送彈藥兩船，希逕派員洽收。』我們聽了却令人啼笑皆非！

衡陽被圍四十多天了，派員到那裏去洽收彈藥，方軍長拿着電報看了半天，突然執筆批上『真不明白』四字，呆呆的坐下，半晌無言。我當時解釋着，這一定是援軍報告已攻進城了，故有此使人莫明所以的電報，言之慨然！無奈何中，把前時由空中投下因降落傘未張開以致砲彈變形不適口徑的砲彈，錘挫修改，釘釘鎊鎊，軍務處成了修造廠。倘能裝進砲膛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拉火發射。在無辦法中有辦法，這是我國民族之特長。

義民

當敵人由湘潭衡山長驅南下的時候，衡市早已疏散一空，街上很少發現民衆，只有各保派來的一百多民夫，及二三百船夫。而船夫是因爲途經衡陽，被敵所阻，他們不願爲敵所利用，將船隻擊沉，逃進城來，男女老小，忍痛犧牲，予我們以幫助，給我們無限的安慰與鼓勵。他們男的爲我們抬送彈藥，女的替我們縫紉洗衣；工事木柵被敵人摧毀了，又靠着他們來修復，並且多是利用着黑夜搶修。他們雖然未受過軍事訓練，可是已實行男女老少總動員了。在這種慘酷的戰鬥之下，假如問他們怕不怕，他們總是很沉着的答覆：『怕什麼！』那些較年輕的小伙子們，當敵人攻擊猛烈的時候，總是伏在戰溝內躍躍欲試，可惜不會使用槍枝射擊敵人。方軍長屢次談到，只要能擊退敵人，一定要把這些義民呈報上峯，請求特別的獎勵，因爲他們是不願作亡國奴的一羣。我聽王副官說：有一位老闊買了船上義民好多匹布（價錢低），因爲他看到將士們奮勇精神，深信衡陽必能保守屹立，在他雖爲營利，但是他這種信念是值得佩服的。

缺乏兵員糧彈

戰鬥日益激烈，兵員日漸減少，彈藥缺乏，是衡陽保衛戰的致命打擊。孫參謀長常常問我還有

少砲彈；以後任何人說，不要再打了。可是電話鈴徹夜不停：『報告軍長，沒有手榴彈了，請馬上送來，千萬千萬。』尤以周師長慶祥，以顫動急迫的聲音，請求軍部速送手榴彈去，以應急需！方軍長的答覆是：『馬上送來，馬上送來。』但手榴彈呢？軍部是一顆無存。如果敷衍不理，敵若攻進來又怎麼辦？只見一粒粒的汗珠從方軍長的額角上滾下來，空氣是緊張急促而且絕望，大家相顧手足無措。孫參謀長突然拿起電話依着順序搖各團團部：『怎麼？你們還有二三十個手榴彈嗎？好馬上送八個到軍部來。』『你們不夠，明天軍部就送還給你們。』東拚西湊，集中了三十幾個手榴彈，送到了第三師的第一綫，來應付這個難關。電話又來了，新街的敵人已衝了進來，與五四師在江邊電燈廠僅隔一牆，挖洞互相投擲手榴彈，饒師長急的親自堵擊，請求速即增加兵力。但是戰鬥員的損傷，已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，那裏有新的力量來補充！五四師的右邊就是第三師，周師長一躍而起說：『我自己去吧！今年我已四十多歲，死也應當。』方軍長極力攔阻，他又說：『如果在我陣地上出了錯，如何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軍長？』熱血沸騰，不愧為模範將領。

輕傷官兵一律重上火綫，手指不能打槍，能使用手榴彈亦可。軍部各處的官兵，文書，軍醫，看護兵等，一律編為戰鬥兵，砲兵指揮所也只留兩個傳令，但是剛補充上去又打光了，確實兵力一天比一天

少，傷亡的官長與升補傷亡官長缺的命令，如看報紙，每天發表一大張。而每個士兵在陣地上亦不知歸誰指揮，那一個是他的班長，那一個是他的官長；僅知守在指定的地方，敵人來了就打，決不敢胆怯，亦無後退的打算。委座一再申令城內傷亡狀況不准呈報，以免被敵探悉，所以始終未報傷亡，後來奉到手令，着出擊時，大家均說：城裏還存多少兵力上峯現尚不知。此時計算陣亡，僅營長就有廿一員，其他可想而知，乃擬電呈報。電去後，得到委座覆電：『我比你們還急，你們苦處，我全明白，不必說，敵人知道了，打得你們更利害。』我們最怕電話鈴響，因為電話鈴響，不是要彈藥，就是要兵員。孫參謀長每接電話，我總是站在後面注意他的態度：如喜形於面，我非常興奮；若難色畢露，我心裏就跳。方軍長躺在靠椅上聽他打電話的聲音愁眉苦臉。有時電話打的急了，方將電話搶過來，大聲罵道：『以前沒有飛機，你們怎麼打仗的，打了這多日子僅傷了一個團長。』將電話一擲，氣憤地又坐下。我說這如同巧媳婦過窮日子，每天早上起來，因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需要，不是賣被子，就是當褲子，真把人難壞了。說得大家又笑起來。

可憐的受傷者

戰鬥開始，我們抱着絕對必勝的信念，以十二萬分的興奮，來參加這一個慘酷的，而且又神聖的戰鬥。然而我們每天也有一種憂慮：不怕戰死，只怕負傷。全城只有四個野戰醫院，每院住有負傷官兵一千多名，若到各院去視察或慰問，一股沉痛的呻吟與劇烈的呼號，使人痛澈心脾。尤其無情的蒼蠅，密集向傷者的創口上進攻，吮吸傷者的血液，增加創傷兵士的病情。益以敵機每夜必到市空輪番轟炸，全城晝夜都籠罩在火光中，受傷者不被炸死燒死，即有墻壁坍塌被壓死的危險！沒有藥還在其次，重傷者想能得到一次開水沖洗傷口也不可得。後來集中全城的棉絮，用滾水消毒，暫時代替藥棉。方軍長急得沒有辦法，只有把野戰醫院院長召集來罵一頓，但是院長們又有什麼辦法，只好用眼淚答覆軍長的激怒。爲重傷者安全，忽想起天馬山防空洞能容一千多人，趕快把重傷官兵都遷到洞裏去。雖然軍長曾這樣的命令着，然而防空洞裏藏的是彈藥糧食，比負傷官兵更爲重要。迭向上峯請求派飛機輸送藥品，結果送來的是大批的八卦丹萬金油，根本與傷兵無關。大家都說：『我們現在不是傷風咳嗽，要他何用！』還是委座派飛機投下大蒜生薑紅糖，既能消毒，又可防止疾病；垂念之殷，令人感奮。終因彈盡援絕，這些爲國流血負傷的官兵們，也就隨着衡市的淪陷做了無名英雄，『生爲中國人，死爲中國鬼！』他們確實對得起國家民族，這筆血債全靠我們後死者來索還。

希望援軍

在衡陽保衛戰四十七天的最後兩旬，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外圍的援軍。我們每夜均在中央銀行防空洞上面聽我援軍的槍聲。有時聽不見，用兩手護着耳邊伸着頸子凝神注聽着。張秘書因聽不見，方軍長總以為他是年歲大了。援軍的槍聲，好像故意和人開玩笑，忽近忽遠。聽得近了，大家都興奮欲狂，一切似乎都很光明，槍聲帶給我們以無限的快慰。但槍聲遠了，大家不覺又皺起眉頭，內心裏也不知是怨是恨，抑是希望，乃是一種說不出的酸辣滋味。有一天砲兵陳營長來電話，說我們援軍槍聲打的很激烈，報告指揮所的聲音顯得很高興；頃刻去電話反問時，他又顯得很悲慘的答覆說：『又聽不見了。』

一天，忽然傳說：有一連援軍經過軍部的門前向南去了，頭上戴着鋼盔，肩上扛着輕機槍，精神極旺而且整齊，並有某參謀親眼看見。空谷傳音，大家均用電話探詢，才知道是四十六軍砲兵連，因為砲彈打完了，編為步兵參加第一綫作戰的。大家聞言，如冷水澆在頭上，一股熱衷由百度降到零度，希望又變為失望。孫參謀長忽為敵擔起憂來，因接到各援軍電報已到達地點，我們外邊情報所報的敵情，

並上峯來電說明外圍援軍的企圖，牆壁上掛着地圖，拿着紅藍筆將敵我態勢一一顯示，很歡喜的說：『照態勢來看，敵人實不得了；援軍未進，敵必自退。我早判定我們有一個月的災難，到了一個月一定解圍。』這個幕僚長向來判斷準確，計劃週詳，處置亦很迅速。我當時說：『你要準備守城戰術材料，將來到了後方，各學校一定請你講守城要領。』孫說：『沒有旁的，就是地形要熟，連一個巷子的寬度，都應該知道。』我又轉向張秘書說：『你要預先準備各方賀電的回電稿，以免臨時來不及，因為一個字不適當，就會得罪人的。』後又對彭高參說：『你要準備接見記者來訪問的回答。』他說：『嘿！這是我常作的事。我就怕見記者，因為你來他去一天到晚不能休息。』（現在想起來，這好比連一餐飯都吃不飽，還想住洋樓坐汽車，真是夢想。）方軍長堅決的說：『那一部友軍先打進城來，我一定向委座叩頭，請求頒給他一顆青天白日的勳章。』這樣企望援軍挽救衡陽危局的心理，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！經過這番想像，大家並沒有完全失望，仍然是苦掙苦扎，都相信援軍一定會進城，不過是時間遲早而已。副官處張處長廣寬為歡迎援軍準備很多紙炮。有一次，飛機投下委座手令：『着守軍向黃巢嶺出擊，接應六二軍援軍進城。』東拉西扯，集結了二三百人，着特務營長率領出擊。方軍長面示該營長說：『你跟了我好多年，無論如何，要接近援軍，達成任務。去了兩天回來，剩不到三十人。據報衝到了黃

巢嶺，未見一個援軍，真是抓雞不着蝕把米。轉眼又是七月下旬了。因市民醫院吃緊，無兵可增；我們爲了鼓作士氣，方孫及我三人傍晚親往陣地。到了花藥寺兩刻鐘，天已大黑，忽然送公事的傳令兵進來。報告軍長：援軍已進城一團，我在馬路上看到。」繼之，副官處來電話，張處長報告說：「接軍務處羅科長電話說：親自看到，城內來了一團帶着「正」字臂章的友軍，經過馬路到黨部附近宿營了。」方軍長說：「這是神兵，爲什麼不見各方面的電話而人就進城了。」孫參謀長問我長官部是「正」字臂章嗎？我說是「誠」字。電知張處長趕快派人去調查，十分鐘得到電話報告：「並無其事。」方軍長在絕望之中，只有用電報向 委座、薛長官、王耀武、李玉城兩總副司令及各友軍呼籲：「衡陽危在旦夕，個人事小，國家事大，救兵如救火，無論如何，請派一團兵力，衝進城來，我們自有辦法。」紛紛答覆：「再守三日，援軍即可進城。」「苦鬥苦幹，必生必勝。」「勿功敗垂成，堅持最後五分鐘，援軍已抵頭塘」等語。通信營營長對我們說：測了一個字：十八子李，按字的意義應在十八日子時援軍準進城。我向來測字是靈的。到了日期，杳無消息，問他，他說我這是安定軍心的方法！我們請求援軍，報告戰況，及上峯來電指示等等電報，每份均譯十多次；如 委座、薛長官、王總司令、李副總司令，城外三個情報所，幾處援軍，以及空軍司令部來往文電，如同雪片，譯電人員像一部機器晝夜不停。我們守在譯電人傍

邊看所來的電報，爲知各援軍消息，急的似看中央社新聞一樣。

一批俘虜

敵人每次猛攻，均遭失敗，陳屍纍纍，暴於陣地。隔三五日又自行焚燒一次，臭氣薰天，令人作嘔。我們擄獲的俘虜，皆昏沉疲憊，萎靡不堪。詢其究竟，據供『因被我軍阻擊，糧食艱難，雖派兵經常向附近各處掠奪，因地區狹小，糧食有限，每人每餐僅食飯糰兩個，而衡市守軍堅強，又屢攻不下，最近上面命令，三天以內如再攻不下衡陽，攻城的全體官兵須一律自殺。所以我們各級官長都非常焦急』等語。方軍長將這種情形電告上峯，建議援軍攻進的方向；內外夾擊，定使敵人全軍覆沒。當時我亦電報長官：『敵如光芒，我如縫婦，且衡市已成一片瓦礫，無法巷戰；敵欲攻取衡城，似已有限令，危在旦夕，應請轉飭援軍限時攻入。』長官回電云：『已再四嚴令援軍鑽隙攻入，希堅忍固守，必生必勝。』守城官兵奉電後，士氣雖爲一振，但苦願未償，致成千古遺憾！

四 最後關頭

問題的討論

彈藥的損耗，兵員的缺乏，援軍之不能進城，情況一天緊張一天。方軍長已食不下咽，以酒解愁，手不釋杯，到吃飯的時候，他以低沉的聲音提出了『衡陽前途究竟怎樣』的問題。方軍長說：『督戰官你看怎樣？』同時還有彭高參及孫參謀長、張秘書同桌。我說：『層峯對衡陽的保衛，對守軍的安危，一定是很關切的，然而事實上的困難，我相信，一定有辦法。』方說：『唉！但願如此，亦恐難免不為甕中之鱉吧！』不過無論如何，我決當以死自誓！』

『不，絕對不。』當時，我心裏雖然也沒有充分的把握，但是不得不提出相反的意見，我說：『並不是存奢望，我們用理智來判斷好嚕！第一，衡陽是中國西南控制敵人的唯一據點。衡陽若失，西南即等於完了二分之一；中央一定下決心來挽救。第二，衡陽保衛戰維繫我國在國際之地位，敵我均甚注視。以兵力論，外面有××軍××軍××軍××軍，江東岸有××軍一師，城內我們一軍，城周圍援軍距城最遠十里；十里內即便全是敵人，亦比我們少的多。且我是以逸待勞，敵人是勞攻逸；我們一面作

戰，敵人兩面作戰，而制空權又在我們手裏。衡陽如果失陷，豈不影響國際對我國的觀感嗎？第三，委座既已預示我們到必要時一定指揮陸空大軍，前來挽救衡陽。我想救衡陽是給下次守城的有所信。』而且我繼續的說：『我們希望一定解圍，而決不希望迅速解圍。假如守三天援軍到了，那任何部隊全能守，則顯不出我們的戰鬥精神；所以苦守的時間愈長，愈顯得戰鬥的堅韌，援軍進城愈緩，則愈覺得守軍的偉大。須知古今中外，凡成功成名者，全是由艱難困苦犧牲奮鬥中得來的。好比看戲一樣，趙子龍單騎救主，若不是身入百萬曹兵中把阿斗救出來，那裏有他的戲唱咧！欲想報效國家民族，成功成名，找不到機會亦是枉然。相信很多人欲進來死在城內得一榮譽，但是不得進城，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機會，僅忍一時之痛，可獲得千古的榮譽，我個人覺得非常幸運。這次委座選定第十軍守衡陽，是具有很深刻的意義的。』方軍長聽了後，突然大笑起來！

飯後很高興，大家唱戲，我唱的是捉放曹中的曹操，彭高參唱的是坐宮的楊四郎，請黨部潘科長拉胡絃，『苦中作樂』得到敵人的砲彈不斷的喝彩。衣食住行育樂，是人生所必需，尤其在危難時，由『樂』纔能領悟到人生的真義。『苦生不如樂死。』能支持最後一卒一槍一彈，事非偶然！

數日後，『督戰官，你着實還有什麼辦法？』孫參謀長又提出了這疑難的問題。『將沿江及草河

一帶兵力集中，」我答覆說：「同時將軍師司令部的官佐，除有特殊任務的以外，一律編爲戰鬥員，以守備這兩處的防地。將換下來的五四師兵力集中，選擇與援軍最近的一點攻擊，只要我們的射程能接近了友軍，士氣就可以爲之一振。這種辦法似乎比較坐以待斃來得好；不過，須要預爲呈報上峯備案。」方軍長很沉重的點着頭，表示贊成。孫參謀長說官佐已一編再編，那裏還有這麼多？張秘書忽然從後面來說，我這幾天占了幾次卦，總是不好，未敢向軍長報告。方問：「卦占得怎樣？」張說：「連占了三卦，兩個下下，一個中下。」他是軍校六期學生，因不得志，在益陽辦報，亦不能糊口，衡陽疏散才來的；到城陷前夕，曾表示如敵進城我可裝做軍長被擄，軍長暫時避開，伺機逃走，忠義之風，令人敬佩。方軍長在閑談時，亦常說我們共了一次患難，同了一次甘苦，到了十分危險關頭，我一定要自殺？我說：自殺只成全了自己，非賢者所應做的事，一個人到了沒辦法的時候，仍要想辦法，國家有用之人，稍一爲難即自殺，國家民族就危險了！

「啊！不幸的預兆！」防空洞裏突然顯得非常黯淡！

緊急會議

因爲傷亡過衆及彈藥缺乏，便放棄了第一綫，張家山、虎形巢相繼失守；敵攻天馬山又甚急，情形緊張萬分。如是，方軍長召集了各師長開緊急會議，到會的有四個師長，彭高參及我。

『現在我們的關係比父母妻子兒女還要密切，我們的生命變成一條生命，大家有什麼好辦法可剖腹的說出來！』

方軍長用力的提出了有關大家的生死及衡陽安危的問題，空氣緊張得幾乎要裂開了，焦慮侵蝕了每個人的腦筋和心坎，誰也想不出萬全之策。

『突圍？』

『現在還來得及嗎！』

『再過幾天，更不行了！』

『可是沒有命令！』

『何必坐以待斃！』

『須先呈報上峯！』

大家反覆的研究着，每個人的心裏，都是好似壓着一塊石頭結果還是決定電呈上峯說明理由，

奉電復再行突圍。孫參謀長伏在沙發上擬電稿，幾個師長圍着看。方軍長默默的退了席，痛苦得說不出話來。我與彭高參退席商討，彭很悲慘的說：『如果衡陽失陷，國家民族前途的困難更多了！』我很同情的說：『處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又有什麼辦法？連方軍長亦不知如何是好！』當時彭高參手裏拿着一本『常德會戰檢討會議錄』，他一面說，『記得常德會戰』一面翻着書中。委座對余成萬的訓示：『你如何當人家的長官，能忍心將你負傷的官兵捨棄私自逃出！』這段的確可以提醒方軍長放棄突圍的打算。

方軍長聽了這段訓示，就放聲痛哭。『軍長爲什麼哭呢？』我當即告知幾位師長，你們去看看吧！『我們突圍出去，即委座不責備我們，全國同胞也原諒我們，但我們能忍心捨棄負傷官兵嗎？』方軍長一面哭，一面訴說，幾位師長也哭起來了，周師長慶祥也一面哭一面說：

『我在第十軍二十年，從來未打過這樣慘苦的仗。這次內無兵彈外無援兵，爲什麼十幾萬大軍打不進城來，這不是天意嗎？救常德時我一天一夜跑一百幾十里，現在雖有同樣的援軍却難打進來，不知道的，還以爲我們在城裏享福，所幸還有督戰官及五四師友軍與我們共患難，替我們證明。』

『靠人家不行，還是委座訓示的要自立自強自己拚命才行……』他很悲慘的又坐下來，號

咷痛哭；英雄熱淚，神鬼皆驚。這時指揮所已變成了一座愁城，衛士們也蹲在角落裏啜泣。『哭也沒有用的，』方軍長突然站起來又接着說：『決不突圍，一定死守，你們每個師長只准留衛士四人，其餘一概到前方作戰，如查出多留一人，按公說你們就算違抗命令，按私人說你們對不起朋友，剩一兵一彈，也不准再說突圍的話。我方先覺決不私自逃走，必要時，大家都到軍部來，我們死在一處，如要自殺，我先動手。要知道我自殺了，你們縱然逃脫，委座亦不能饒恕你們，你們自己也不能爲人。』周師長說：『如果失了連絡，我們集合地點應在那裏？』方答：『即在中央銀行或天馬山。』這就是這一次會議的結論。後來方軍長等拍呈 委座如下一電：

『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進來，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，危急萬分。生等只有一死爲國，以報作育之至意，來生再見。方先覺、周慶祥、容有略、葛先才、饒少偉、孫鳴玉全叩。』（發此電時，因我在砲兵陣地，故不知。）

向 委座拍出了最後一電，這樣遂決定了衡陽及其保衛者的命運！

五 失望的尾聲

不談援軍

援軍攻不進城來，這也難怪；因敵利用我們外圍工事，再拆用鐵軌，經過四十天時間的加強，大家所以也不再存此希望。故每人一見面時，如果問援軍的話，就唱起『不提那援軍，還則罷了，提起那援軍，令人失望！』的詞曲來。方軍長有一隻黃狗，行動不離主人，四十多天中一聲不叫，到了最後三天，鑽前跑後亂叫。大家說：『這狗亦着急了。』敵人已由北門攻入，即奉 委座由飛機投下的手令：『明日××軍準攻進大西門，××軍準攻進小西門，他們都有自信力，一定可以攻入，希派員引導。』同時又投下通信袋一個，內裝紙條云：『明日援軍準進城，空軍司令部。』我們看了，大家說：『我等現在如同一個人病得很重，請來醫生所開藥方的確對症，可惜藥未取回來，恐怕病人已經死了。』果然如此，痛哉！

城陷前夕

八月七日的拂曉，我軍因死傷殆盡，且彈盡援絕，敵人由北門衝進了城內。我們在殘垣廢墟之中，

又苦苦的撐持了一天。一時連絡中斷，情況隔絕，大部工事均已被摧毀，城內已到處發現敵人。是時知大事已去，我遂下令將大砲自行破壞，以備一死。次日侵晨，敵人已由四面愈來愈密，這些師長們遵守了『大家死在一處』的諾言，均跑到了軍部；各處的主官大都七言八語，亂雜一場。饒師長要衝出去，因兵不多不敢一定堅決。方軍長自己伏在桌子上痛哭，兩個衛士站在兩邊拿扇子扇，敵砲四面發射。我此時見勢不好，趕快跑到樓上將督戰官的命令，密電本，符號，軍人手牒，砲兵指揮官命令，正在點火焚燒時，敵人蜂擁到指揮所，而我們即被衝散。在人叢中，我得與空軍陳分隊長一路鑽到士兵羣中。這時，我與共守四十七天的方軍長等離開，誰也不知道誰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被難經過

敵人把我們當作了一羣羔羊，托着槍趕着我們向汽車站走。盟機在空中偵察，俯視着這一羣戰友。大家腳踏着衡陽的馬路，仰視着盟機，心中一陣酸痛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，希望盟機能即刻投下一顆重磅炸彈，粉碎我們。因爲這時敵我混合在一起，果能落下一顆炸彈，必能收到同歸於盡的效果，那老天就成全了我們。但事實却不然，飛機繞了一個圈子，好像認得是自己人當了俘虜，不忍下手，隨即

向南飛去了。糊糊塗塗出了城，在馬路上約走了一小時，目睹一切建築物全燬，模糊莫可辨，但還知道是汽車站。停了很久，又被解到西山寺，這裏就成了我們暫時棲息之所，俘虜的集中營。寺裏因砲彈炸彈破壞不堪，寺外的樹木，遭了敵我砲彈彈道的來往，樹葉好像被火燒烤過的焦黃色，而佛像仍危坐無恙，恍如招待我們沈淪於苦海者。沿途經過的地方，瓦礫堆中積尸纍纍，身首異處者有之，粉骨碎身者有之，腫如判官者有之，血肉模糊，令人心酸而不忍卒睹。還有那女扮男裝的幾位看護，也同受蹂躪。啊！誰無父母妻子，可憐湘江沿岸的白骨！不期而然地哭出了聲來！

當時正值夏令，天氣炎熱窒塞，加以臭氣薰人，頭昏氣悶，致心作嘔。同時一晝夜未進飲食，飢渴交迫，捨西山寺麓浮着無數死尸的池塘水而外別無飲料，真是所謂渴不擇飲，撇開油沫，大家伏在塘邊，拚命的爭着喝。『衛生吧，』管不得這麼多，喝了先烈身上所泡出來的精髓，健骨強身，好替他們報仇。還有些三不四的人，在那裏開玩笑。如今思之，猶使人咋舌。飢的不得了，看了一位同難士兵，手裏拿着約二十公分長十公分直徑的一個未長成的東瓜，着老王（他是我的副官所改變的稱呼）趨前索討。因為大家都是餓俘，他不肯。老王就搶過來一半，用小刀切了四片，分給陳分隊長孫參謀，吃了味甘而美，真是飢不擇食。在西山寺住了一天，到了半夜，又解回城內。敵用意是明知飛機來炸，拿我們當

彈灰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還有何話可說。一連三天，我們的飛機不斷的來轟炸敵人。本來我機轟炸衡城，被炸死到光榮；但爲了恐怕受傷，死亦不得，反而受罪。故我機一到，亦不得不躲一躲；可是俘虜區內又無處可躲，只能利用馬路兩邊的陰溝，將石蓋掀起，爬在裏邊。同時我與老王等協定，如果誰受了傷，趕快拿石頭壓死，以免活受痛苦。我機每次飛來，如果投的是爆炸彈，當時灰煙爆起；如果是燃燒彈，火團四散，誰也不知誰受了傷。炸過了則是睡倒的，坐着血流滿地的，叫爹叫娘的，不能出聲的，已死的，無腿無足的，滿眼悽慘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可是到這地步，誰能救誰？爲了國家民族，爲了多炸死幾個敵人，雖同歸於盡，亦所不計。因此敵人對我空軍人員恨得刺骨，常常跑到我們的住處來尋找美國空軍人員，及美國砲兵指揮官。並說：在作戰開始時，看見有一架飛機被迫降落，機上的人你們把他救進城來了。同時還說：準確猛烈的砲火，乃是美國砲，一定有美國人指揮。我和空軍陳分隊長聽了，彼此都出了一身大汗，可見敵人吃砲空的虧比較大，而恨砲空人員也較切。繼之來了一個漢奸，看了我半天，問道：『你是個中級官嗎？』我當答覆說：『我沒有當中級官的命，我是個司書！』很機敏的砲兵營副官接着說：『我們這裏全是軍佐軍屬，軍官胆量大，全都跑了，剩下胆小的我們不敢跑……』那漢奸笑了笑走了。我們商量三十六計的辦法逃爲上策。

脫險經過

空軍陳分隊長以我不會泅水，他先走了；我於七天以後，趁移到江邊的機會，乃決心假湘江而逃。於是和同難友老王商議辦法，幸賴他在江邊找到作工事的四根朽木，用廢電話綫網好，準備見機而逃。可是老天爺似乎有意與人作難，每夜都是星光燦爛，照耀得江中的一草一木都隱約可見，無法隱蔽。在這時時欲逃未能的幾天，我在鐵爐門江邊，看到江東岸有一個倭鬼，拉着一個抱小孩的女人，由房裏出來。女的似被姦之後，僅穿一件旗袍而未穿褲子。到了江邊，倭鬼一推，把她推到江裏，她拚命向上掙扎，敵又用杆一推，未幾歿頂而亡。可憐一個弱女同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無辜而死，如果有靈的話，相信她定到閻王爺那裏去告狀。

直到第三天，在一個陰雲四佈，細雨濛濛的晚上，八點鐘即與老王偷過敵人的步哨，悄然摸到河邊，乘着預備的木排，順水而下。我在未脫險前即對老王說：『我們下得水去，就不顧一切，敵人發見亦好，打槍亦好，我們下死的決心，如果打傷了，亦仍向下流。如果快要抓住，須跳水而死，千萬不讓他抓着。』被俘不屈，亦算顯出革命軍人的偉大。流到草河附近，流較速，波浪較大，左旋右轉，載沉載浮，幸預

先已準備撥水的木板，終於浮近東岸。敵人的搜索汽船往來如梭；我們的目標小，天又伸手不見指掌，故尚未被發現。流到末河附近，聞兩岸敵人相互呼嘯，非常嘈雜。到此生死關頭，惟有冒難通過，又下流一小時，已順風順水，雖無異風送滕王閣，但是仍如在黑海中。聽到岸上汽車聲，以為是汽船，惶亂一次，又時常逢到一堆黑影，詳細察看，是很多的船。當時以為敵給養船，怕得很，連忙慢慢撥開。這時王副官反來指揮我，有時達不到他的意旨，即吃他一個官棍。吃的多了，我亦急了，大聲罵他。他說這可不是玩的！只好仍順從他的指導。水裏泡了一整夜，四肢酸軟，而東方發白。恐敵察覺，我對老王說：趕快上岸吧！因想在西岸作戰，東岸敵必較少，遂用盡氣力，划到東岸登陸。先着老王上岸偵察有無敵人，我則潛伏溝內。這時一陣曉風，令人寒慄不已！剛上岸，忽然傳入幾遍晨雞司曉的聲音，使我如夢初覺。乃大起胆來，判定此地無敵人，否則雞子還能倖存嗎？『江程一夜我身還！』天哪！總算還我自由之身了！見兩個閑情逸致的民婦，在那裏取水；請問了一聲，詎知聞聲即跑。因距敵很近，老百姓辨不出敵我，這也難怪。幸有一男子出來，重上前說明後，就引我們往村莊。我將軍衣脫下，上穿着一件襯衣，下身一條短褲；王副官上身穿一件無領子黑紗馬褂，銅扣子下身一條短褲。他走前，我走後，看他像一個唱滑稽的水滴。滴的真可笑。到那人家裏，很熱忱的給了我們便衣換下濕衣，同時又燃火給我們取暖。聽這伍老闆說：

『距衡已三十多里。』這才知道已過了樟木市。旋又來了一位衡陽大美晚報記者，很親熱的着人拿來生薑紅糖，沖了兩大碗水，送給我們喝了，免後來生病。尤其老闆娘勸我們先進一點稀飯，準備敵人來打擄時，好去躲避。後來果然前後左右跑了一天。避敵的方法是看見南面的人向北逃，我們向北路；北邊住的人向南來，我們也向南路。凡見人逃，即如拉空襲警報。後來遇到一個二月前才認識的一個船伕，他被拉差，我給他說情放走的。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相遇，他送了我一千元，介紹了兩個挑鹽賣的帶我們出來。『助人即助己』的古諺，這時我纔證實。直到黃昏，他纔送我們橫過鐵路，握手而別。這樣親愛助人的美德，令人感激涕零！無論倭鬼怎樣施行『懷柔政策』，敢大胆的說一句，決不能影響中華民族的精神。

我們危險雖已脫了，但是我仍掛念着未出虎口的諸將士，曾對老王說：方軍長及幾位師長不知如何！在無可奈何之下，於是乎避開大路，不管是山是水，任我們自由踐踏。到了離衡六十里鐵司堂後，衡山縣長兼游擊司令蔣達氏親自跑來，僱了一頂轎子，送了我幾十里。路上又遇見脫險出來的一個營長同十多個士兵。轎子我很不願個人坐，因為大家全是難友，我豈忍獨一享受！想放棄不要。這營長說：『指揮官不坐可不能，因為無知的老百姓看到有轎子，纔以為一定是大官，處處方便，不致當我們

是散兵。」到了暫二軍，承沈軍長參謀長熱烈招待。我身穿了一件破便衣，下身穿了一件短褲，實不好見人。承沈軍長送了二千元，並一套黃軍服。未到永興前，入伍生團謝團長幾次電話歡迎。到了永興，各界紛紛來慰勞；旋長官派汽車來接。那就見到關心我的親熱的長官，和親愛的同胞與朋友！我於是脫離虎穴重入祖國的懷抱。

